

俄汉语性别标记不对称现象研究

孙丽丽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 语言的使用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性别歧视作为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 也在语言中体现出来。本文基于莱昂斯对标记模式的分类, 从形式、分布、语义三方面分析俄汉语中的性别歧视现象。旨在考察两国语言文化中的性别差异及地位, 对比性别文化在不同语言中的异同。

关键词: 标记理论; 俄汉语; 性别歧视

中图分类号: H353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观察性别文化可以有很多角度: 文学、社会学、人口学、历史学、哲学等等。语言学的发展为人类观察性别文化又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语言作为一种特殊性质的符号, 是人类进行交际的重要工具。(方译培 2014: 294) 然而对不同性别的人, 语言的态度是不公允的, 存在着明显的性别歧视现象。维基百科对性别歧视的解释为: “一般指基于他人的性别差异而非他人优缺点所造成的厌恶或是歧视, 但也可以用来指称任何因为性别所造成的差别待遇。”此外还指出: “由于作用于女性的性别歧视主义最先被广泛的认识, 故成为这一词最常指涉的范围”。由此可见, “性别歧视”尤其是指男性对女性的不平等对待。在语言习惯上, 也通常表现为语言对女性的歧视。这主要体现在男性语言的无标记性和女性语言的有标记性上。因此标记理论是分析语言中男女性别差异的一个有效手段。从语言文化角度, 研究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对于规范语言使用, 提高女性社会地位有积极作用, 同时也对社会性别文化研究以及社会语言学相关研究有一定借鉴意义。

2 标记理论简述

标记理论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他最初是由布拉格学派的音位学家特鲁别茨柯依 (H.C. Трубецкой) 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音位学原理》中提出来的, 在该书中他根据对立成员之间的关系划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音位对立: 否定对立、程度对立和等值对立。在论述第一种对立关系时, 首次使用了“有标记”和“无标记”的概念。他发现在否定对立关系中, 其中一个成员具有存在性, 而另一个成员则缺乏这样的特征。例如: “浊音—非浊音”, “鼻音—非鼻音”, “唇音—非唇音”等。因此他提出: 具有某个特征的对立成员称为“标记性”成员, 而没有这样特征的对立成员称为“无标记性”成员。(H.C. Трубецкой 2015: 57) 由于布拉格学派的标记理论解释了存在于语言乃至其他各种符号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规律, 后来被乔姆斯基和韩礼德等学者扩展到语义学、语用学、语法学、形态学等领域。(张家骅 1992: 28)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与扩展, 英国语言学家约翰·莱昂斯 (John Lyons) 又进一步将标记现象分为三类: 形式标记、分布标记和语义标记。(张帆 2015: 6) 在语言学发展历程中, 标记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 对后来的研究影响深远。

3 形式标记中的性别歧视

形式标记主要是根据词形是否具有某种外部特征来判断的,在形式上有特征的是有标记词,反之则为无标记词。形式标记中的性别歧视主要体现在构词、语序和称谓三方面。

3.1 构词方面

在构词方式上,性别差异在名词、代词、形容词、动词上均有体现。观察俄语的名词我们会发现,与男性有关的名词一般无词缀,而相应的与女性有关的名词均带有词缀,例如:在учитель与учительница,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与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ница, студент与студентка, артист与артистка等词中,前者是指代男性身份的阳性名词,而后者是指代女性身份的阴性名词,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表女性的名词均有明显的后缀标记,而表男性的名词则没有此类形式特征,因此大部分表男性的名词是无标记的,而表女性的名词成了有标记项。在俄语中-ница和-ка等后缀标记逐渐有了约定俗成的意义,专门用来指代女性。一般情况下,指代女性身份的词都是在对应的指代男性身份的无标记词基础上派生出来的。除此之外,俄罗斯人的姓氏很有特点,有男人姓和女人姓之分,与其它语言都不太相同,试比较俄罗斯人的常用姓氏:

男人姓	Иванов	Андреев	Белюкин	Толстой	Петровский
女人姓	Иванова	Андреева	Белюкина	Толстая	Петровская

俄罗斯男人的姓全部以辅音结尾,一般有五种结构形式: -ов, -ев, -ин, -ой, -ский, 是没有形式标记的,而女人的姓则是在男人姓基础上稍作改变或添加后缀构成的,对应的结构形式为: -ова, -ева, -ина, -ая, -ская, 全部以元音结尾,变成了形式上带有明显性别特征的有标记词。

在汉语中,构词上的形式标记主要表现在汉字偏旁部首的构成上。汉语中某些指代女性的词带有“女”字旁,而相应的表男性的词却没有此类偏旁部首,因此这些汉字中的“女”字旁就可以看成是表示女性性别的形式标记,与俄语名词中有词缀和无词缀的对立类似,例如:

夫—妻 公—婆 兄—嫂 爷—奶 爸—妈
哥—姐 弟—妹 叔—姑 舅—姨 翁—妪

性别差异还体现在代词上,俄语中第三人称代词有: он, она, оно, они, 单数第三人称代词有性别的区分, он是阳性人称代词,指代男性或上文出现的阳性名词, она是阴性人称代词,指代女性或上文出现的阴性名词,带有-a的形式标记。оно是中性的代词,指代少数中性动物名词或上文出现的中性名词。复数形式они没有性的区分。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有:“他”、“她”、“它”、“他们”、“她们”、“它们”,同样单数第三人称代词带有形式上的标记,“他”指代男性,“她”指代女性,带有“女”字旁的形式标记,“它”指代人以外的事物,用于复数时,“他们”可以指代所有男性,也可以泛指所有男性和女性,但“她们”在指代范围上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只能代表所有女性,“它们”指代人以外的、不止一个的事物。

形式标记中的性别歧视在形容词和动词上也有体现,但由于语言自身的特点,这类形式标记在汉语中表现得不明显。而俄语作为具有丰富形态变化的屈折语,俄语中的形容词和动词(过去时)带有明显的性别标记,俄语形容词在修饰男性时,一般以-ой, -ий或-ый结尾,而在修饰女性时则带有-ая或-ья的形式标记,例如: Он молодой./ Она молодая. 俄语中动词在用于单数过去时形式时,也有性别的对立,男性作主语时,动词一般以-л结尾,而当女性作主语时,词尾变成-ла,带有阴性的形式标记,例如: Он прочитал эту книгу./ Она прочитала эту книгу.

3.2 语序方面

以下列举了表男性和女性身份的名词按不同顺序组合后在俄语国家语料库中的检索结果:

阳性名词+阴性名词	检索结果 (词条数目)	阴性名词+阳性名词	检索结果 (词条数目)
мужчина и женщина	447	женщина и мужчина	45
муж и жена	815	жена и муж	23
сын и дочь	100	дочь и сын	42
мальчик и девочка	201	девочка и мальчик	36
отец и мать	903	мать и отец	220
брат и сестра	379	сестра и брат	39

通过表格可明显观察到,当表男性的阳性名词与表女性的阴性名词组合时,如果把阳性名词置于前面,会检索出更多的语料,这说明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人们习惯把表男性的阳性名词置于优先的地位,这反映出男性在社会地位上的优势。

在汉语的很多词语里也可以看出表男性的字或词在词语的组成顺序上占有一定优势,例如:夫妻、父母、兄妹、子女、公婆、岳父岳母、新郎新娘、男耕女织、男尊女卑、夫唱妇随、男女有别等词,如果将顺序颠倒过来就不符合语言习惯了。(张俊强 2013: 65)但我们经常在机场、火车站等地听到的“女士们,先生们... (дамы и господа)”却把女性称呼放在了前面,这是一种例外情况,这种惯用语在公共场所得到普遍推广,是为了刻意表达对女性的尊重,反而更进一步说明语序排列中存在着明显的分布非对称现象。(丁宇 2016: 62)

3.3 称谓方面

称谓上的性别歧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对职业的称谓,在俄语中,有些表职业的名词只有阳性形式,没有相对应的阴性形式,而且通常这些词都表示比较体面,地位较高的职业,例如: декан, врач, доктор, директор, профессор, инженер, мастер等,如果从事这些职业的人是女性,也用这些词来表示,或者在词的前面加上 женщина-构成复合词: женщина-декан, женщина-врач, женщина-доктор...等,用来特殊强调性别为女。而某些职业,例如: няня, медсестра等词却只有指代女性的阴性形式,没有与之对应的阳性形式。现实中,保姆、护士等职位也确实是大部分女性在从事。汉语中也有同样的情况,我们经常见到“女博士”、“女司机”、“女作家”、“女医生”、“女企业家”等词出现在大众媒体中,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甚至被标签化,与原本的“博士”、“司机”、“作家”、“医生”、“企业家”形成鲜明对比,构成了不对称的语言现象。(李莲莲 2016: 41)

其次,在姓氏上,俄罗斯女人婚前使用父亲姓,婚后改为丈夫姓,名字和父称不变。例如全名为Нина Ивановна Иванова的女性,Нина为名字,Ивановна为父称,Иванова为父亲姓,如果她与姓氏为Андреев的男性结婚,则婚后姓氏要改为Андреева,全名就变成了Нина Ивановна Андреева。此外,在表示某人一家时,通常也用男人的姓变成复数来表达,例如: Давно не встретились с Ивановыми. (好久没见到伊万诺夫一家了。)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在俄罗斯家庭中男性掌握主要权力,男性在社会上的地位明显优于女性。

妇随夫姓在很多国家都是很久以来的风俗习惯。在中国古代,妇女结婚后也会将丈夫的姓氏加在自己的姓氏之前,比如“刘王氏”,即是指姓王的女性嫁给姓刘的男性为妻。新中国成立后,《婚姻法》规定夫妻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旨在保护已婚妇女的姓名权,消除

对妇女的偏见。而如今，在香港地区仍保留这一习俗。例如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就职的几位女性的姓名全称：陈方安生、叶刘淑仪、陈冯富珍等。这种姓名形式多为上流社会女性所特有，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夫姓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性别形式标记。可以看出，女性在家庭中通常处于次要的、附属的地位。

4 分布标记中的性别歧视

分布标记中的性别歧视主要体现在一些词语使用的频率和范围上。以代词为例，俄语中人称代词он的分布，明显要比она更广，он可以指男性，也可以指不确定或不可言喻的人，例如：Этот-то белый вал и есть неприятель - он, как говорят солдаты и матросы. (这白色的浪涛就是敌人，就是士兵和水兵们所说的“他”)。В народе заговорили, что «он» не пушает, её интересовало, кто это «он». (老百姓常说，那个“他”不让人过去，她想知道，这个“他”到底是什么)。此外，在某些俄罗斯谚语中，也用он的人称来表示泛指意义，例如：Кончил дело — гуляй смело. (干完事，尽情玩)，Не говори, что делал, а говори, что сделал. (不要说做过什么，要说做完什么)，Сам кашу заварил, сам и расхлёбывай. (自作自受)。而相对应的она则无上述用法。

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的使用，也一直受“以男性为规范”观念的影响，在所指人物性别不明确或者没有必要明确的情况下，通常用指代男性的代词“他”来表示泛指。例如：

如果一个人有梦想，那他就有了前进的方向。

要是有人取得了第一名，我们就会给他一定奖励。

对于性别不明或没有必要指出性别的一群人，汉语中也同样是用具有男性特征的复数第三人称代词“他们”来表示，例如：

有人喜乐地施与，那喜乐就是他们的酬报；有人痛苦地施与，那痛苦就是他们的洗礼。

孩子们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聪明，我们本该多向他们学习，可我们却愚蠢地认为他们是幼稚无知的，仗着自己的经验丰富，就肆意侵害他们。

由此可见，在语言的分布上，表男性的词语使用频率更高，使用范围也更广，这从侧面反映了社会对男性的认可度要远远高于女性，体现出男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差异。

5 语义标记中的性别歧视

在俄语中，语义标记中的性别歧视主要表现为无标记词和有标记词在意义上的不对等现象。在语义的概括程度上，阳性名词比相对应的阴性名词表达的意义更为广泛，例如：студент既可以指男大学生，也可以泛指大学生的身份，它的复数形式студенты泛指所有大学生，不论男女。而студентка只能代表女大学生，它的复数形式只能表示所有的女大学生，不能包括男大学生，意义相对狭窄。类似的词还有ученик/ученица, школьник/школьница, москвич/москвичка, любитель/любительница等。此外，俄语中某些表女性的职业词语义上有减损，主要表现为有标记词同无标记词相对比下义项的不完全性。例如：учитель可以指教师或导师，而учительница只有女教师这一个义项；同样дипломат可以指外交官或用于转义，表示善交际者、处事圆滑的人，而дипломатка只能指女外交官，没有转义用法。

在汉语中，语义标记中的性别歧视主要体现在汉字的褒贬色彩上。例如，汉字“女”属象形字，观察它的甲骨文我们会发现，其形状像一个人交叠着双手，跪拜行礼的样子，可见当时女性的地位是多么的卑微。(常开媛，2007) 汉语中带“女”字旁的字也带有明显的性别标记色彩。它们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对女性身份、外貌或体态特征的描述，如：娘、姑、婶、娟、妍、婷、姝、婧、娴等；另一类则带有明显的贬义性，体现出对女性性别和一些不正当关系的贬斥，例如：妓、耍、婪、嫖、娼、姦、婬等。而汉字中却没有对应的“男”字旁来表示这些情形，可见在男尊女卑的父系社会，女性是主要的罪恶承担者。孙汝建在《性别与

语言》一书中写道：据统计在汉语中大约有 100 多个汉字是由“女”字旁构成，其中贬义的有 35 个，中性的 18 个。以“娱”为例，“娱”即意味着“玩”、“享乐”。其偏旁“女”表明女性是男性的娱乐对象与工具，这体现了对女性的歧视。（孙汝建 1997：19）

6 结束语

从形式、分布、语义三方面对俄汉语中的性别标记现象进行分析后，我们可以看出，语言并非不偏不倚，它在很大程度上与性别相关，且语言中的确有些词语体现出轻视、反对、削弱女性的倾向，这种现象在很多语言中都普遍存在，其根源并不在于语言本身，而在于各种历史、文化和社会等因素。语言是一面镜子，能真实地折射出社会发展的轨迹。（李枫，姚晓波 2006：08）所以解决这一问题，要先从改变社会观念入手，从而使语言发生相应的改变。此外，在分析语言中性别标记非对称性现象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理解语言的约定俗成性，尊重语言的内在规律，正确对待语言中的性别歧视。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今社会女性的地位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就业、家庭地位等方面，还存在着女性承受不平等对待的情况，所以性别歧视现象必须得到高度重视。相信随着人类知识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上封建、错误的观念能够得到消除，语言的使用能早日脱离“以男性为标准”的思想，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也能够逐渐消失。

参考文献

- [1]H.C.Трубейкой. 音位学原理（杨衍春译）[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2]常开媛. 性别标记的非对称现象研究[D]. 黑龙江大学，2007.
- [3]丁宇. 标记理论视角下的俄语两性词汇非对称现象研究[J]. 俄语学习，2016(2).
- [4]方译培. 语言与社会的关系[J]. 科技致富向导，2014(20).
- [5]李枫，姚晓波. 论新词语的新文化倾向[J]. 语言理论研究，2006(8).
- [6]李莲莲. 语言标记与性别刻板印象的发展演变——以新闻报道中若干女性群体标记为例[J]. 青年记者，2016(24).
- [7]孙汝建. 性别与语言[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 [8]张帆. “男”、“女”构词造语的特点及不对称性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2015.
- [9]张家骅. 布拉格学派标记理论管窥[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1992(4).
- [10]张俊强. 英汉语言中性别歧视现象的共性研究[J]. 语言理论研究，2013(2).

Study of Asymmetric Phenomenon of Sex Markedness in Russian and Chinese

Sun Li-li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is a psycho-social phenomenon, the use of language can indirectly reflect people's ideology and values. As a universal social problem, gender discrimination is also reflected in language. Based on Lyons' classification of markedness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s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 Russian and Chinese from the aspects of formal marking, distributional marking and semantic marking.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gender differences and status in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find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gender culture in different languages.

Keywords: Markedness Theory; Russian and Chinese languages; gender discrimination

作者简介: 孙丽丽 (1996—), 女, 吉林长春人,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俄语语言学。

收稿日期: 2019-09-17

[责任编辑: 张春新]